

# 《锁麟囊》

## 主要角色

薛湘灵：正旦  
 薛夫人：老旦  
 赵守贞：旦  
 卢员外：老生  
 薛良：老生  
 程俊：丑  
 胡杰：丑  
 麟儿：娃娃生  
 大器：娃娃生  
 碧玉：丑旦  
 梅香：丑旦  
 胡婆：丑  
 赵禄寒：老生  
 卢仁：丑  
 卢义：丑  
 老候相：丑  
 少候相：丑

## 情节

登州富户薛姥嫁女薛湘灵予周庭训，嫁前按当地习俗予女锁麟囊，内贮珠宝。婚期花轿中途遇雨，至春秋亭暂避；又来一花轿，轿中为贫女赵守贞，感世态炎凉而啼哭。薛湘灵仗义以锁麟囊相赠，雨止各去。六年后登州大水，薛、周两家逃难，薛湘灵失散，独漂流至莱州，遇旧佣胡婆，携至当地绅士卢胜筹所设粥棚，适卢为子天麟雇保姆，薛湘灵应募，伴天麟游戏园中，百感交集，顿悟贫富无常。天麟抛球入一小楼，促薛湘灵拾取，卢夫人有禁例，不许闲人入楼，薛湘灵登楼，见己当日之锁麟囊供奉案上，不觉感泣。卢夫人即赵守贞，见状盘诘，知为赠囊之人，敬如上宾，并助其一家重圆。

## 根据《翁偶虹剧作选》整理

### 【第一场】

少候相	(内白)	啊哈！
	(少候相上。)	
少候相	(数板)	终朝，终朝每日在华堂，吉祥话儿打官腔。声音要洪亮，词句要顺当。遇事便说好，逢人就捧场。什么叫麒麟来送子，那个叫麒麟引凤凰。不管他抓髻夫妻初合卺，不管他露水夫妻野鸳鸯。只要请我去捧场，好话多说学灶王。一样念白头到老富贵绵长，是富贵绵长。
	(白)	我，少候相。今天是六月十七，明天是十八了，是个好日子，娶媳妇的多，我们当候相的，可就忙了。不免请出我的爸爸来，跟他商量商量。
		爸爸有请！
老候相	(内白)	啊哈！
	(老候相上。)	
老候相	(念)	父子当候相，专为他人忙。
	(少候相上前作揖。)	
少候相	(白)	爸爸有礼。
老候相	(白)	儿子少礼。把我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少候相	(白)	您知道今天是几儿了？
老候相	(白)	真格的，今天是几儿了？
少候相	(白)	嗨！今天是十七，明天是十八了。

老宾相 (白) 怎么着？明天就十八了？不是你提，我倒真忘了，明天是个好日子。

少宾相 (白) 真格的，咱们爷俩商量商量，谁上谁家去呐？

老宾相 (白) 别忙，我合计合计。哎呦，我这个薛家跟周家。

少宾相 (白) 这就两处了。

老宾相 (白) 哎呦，还有赵家跟卢家。

少宾相 (白) 这就四处了。

老宾相 (白) 这四处的事情，就够咱们忙的。卢家是小门小户，周家是大门大户。你呀，明天就上卢家去。

少宾相 (白) 咳！怎么就是应当我上卢家去呢？

老宾相 (白)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卢家是小门小户，没什么礼法，你去正合适。周家大礼儿多，得我去。

少宾相 (白) 您就是这么势利眼。

老宾相 (白) 怎么我是势利眼哪？

少宾相 (白) 您想啊，多大的喜事儿我没给人家张罗过，怎么这回单让我给卢家这么穷的人家去，您这不是势利眼吗？

老宾相 (白) 得了，别说了。好孩子，你也够势利眼的。卢家穷也得给咱们钱，周家富也得给咱们钱，多少不同而已。

少宾相 (白) 这么一说，明天我更得上周家去！

老宾相 (白) 不成！明天你上卢家去！

少宾相 (白) 我不去！

老宾相 (白) 别抬杠了，不论谁上谁家去，想法子把钱赚到家才成呢，明天你还是上卢家去。

少宾相 (白) 我不去。

老宾相 (白) 你非去不可。

少宾相 (白) 我非不去。

老宾相 (白) 你非去。

少宾相 (白) 我非不去。

(少宾相下。)

老宾相 (白) 这孩子真不听话！可是话又说回来啦，没有我这个老势利眼，哪有他这个小势利眼哪。咳！

(念) 休笑人间势利眼，哪个势利不为钱。

(老宾相下。)

## 【第二场】

薛良 (内白) 走哇！

(薛良上。)

薛良 (二黄散板) 这几日为小姐出阁期到，  
阖府中上与下昼夜奔劳。

(白) 老奴薛良。明日乃是我家小姐出阁之期，老夫人要与小姐绣个锁麟囊，以祝小姐早生贵子。老夫人命我挑选花样。前日绣了一个，不称小姐心意。老夫人命我前去更换，今日才得绣好。不免呈与小姐观看，不知可称小姐的心意呀！

(二黄散板) 这也是娇养儿天生性傲，  
全不念老娘亲抚养劬劳。  
为一个锁麟囊东颠西跑，

胡婆 (内白) 薛哥慢走！

薛良 (二黄散板) 又听得众伙伴呼叫声高。

(王青、胡婆、薛顺同上。)

薛良 (白) 你们这是往哪里去呀？

胡婆 (白) 我说老管家，老夫人叫我们准备嫁妆，可是我们小姐总嫌不好，叫我们去换，这就是给她换来的。咱们小姐这个脾气，真不好伺候。

薛良 (白) 小姐先前不是这个脾气呀。

胡婆 (白) 老管家，您拿的是啥啊？

薛良 (白) 锁麟囊，小姐嫌绣得不好，这是换来的呀。

胡婆 (白) 换来的? 我瞧瞧。呵! 绣得多好啊! 可咱们看着好, 还不知道小姐中意不中意呢!

薛良 (白) 是啊。你们的东西都换齐了么?

胡婆 (白) 换好了。

薛良 (白) 如此一同回去便了。

(二黄散板) 这才是富贵家身娇气傲,  
夺尽了造物心不善晦韬。  
与你等急速归件件禀报,  
怕小姐不称心枉费徒劳。

(薛良进门。)

薛良 (白) 梅香!

梅香 (内白) 是。

薛良 (白) 梅香!

(梅香上。)

梅香 (白) 我说老大爷, 您别嚷嚷, 小姐正在发脾气呢。您扯着嗓门, 大声喊叫: 梅香! 梅香! 要是把小姐惹恼了, 谁也哄不好啊! 到那时候, 咱们可就遭殃了。真格的, 你们的东西都换好了没有?

王青 (白) 梅香姐, 你看这新花样是最好的啦!

梅香 (白) 这样子真不错。你等一等, 我拿给小姐瞧瞧去。

(梅香端鞋盒进屋。梅香端鞋盒退出。)

王青 (白) 梅香姐!

梅香 (白) 王青啊, 你怎么换来换去, 换了这么个花样呀? 小姐还是不中意。再去换个好的!

王青 (白) 小姐还嫌不好?!

梅香 (白) 嗯! 快去换, 快去, 快去。

(王青端鞋盒下。)

薛湘灵 (内白) 啊, 梅香!

梅香 (白) 暖! 在这儿哪。

薛湘灵 (内白) 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

梅香 (白) 噢, 要鸳鸯戏水的。

薛湘灵 (内白) 转来。

梅香 (白) 暖, 在这儿哪。

薛湘灵 (内白) 鸳鸯一个要飞的, 一个要游的, 不要忒小, 也不要忒大。

梅香 (白) 噢, 不要太小, 也不要太大了。

薛湘灵 (内白) 转来。

梅香 (白) 暖, 没有动窝啊。

薛湘灵 (内念) 鸳鸯用五色, 彩羽透清波。莫绣鞋尖处, 提防走路磨。

梅香 (白) 暖, 提防走路磨。

薛湘灵 (内白) 转来! 快快转来!

梅香 (白) 在这儿哪。

薛湘灵 (内念) 配景须如画, 衬个红莲花。莲心用金线, 莲瓣用朱砂。

梅香 (白) 哎呦, 莲心用金线, 莲瓣用朱砂。我说小姐, 您说的太多了, 我记不住, 干脆, 您自己出来吩咐他们吧!

薛湘灵 (内白) 无用的丫头!

梅香 (白) 没用就没用。

薛湘灵 (内白) 快快搀我来呀!

梅香 (白) 呦, 还要搀着。

(梅香进上场门。薛湘灵右手拉梅香左手同上。)

薛湘灵 (四平调)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  
一样的心情别样娇。  
不是我苦苦寻烦恼,  
如意的珠儿手未操, 啊, 手未操。

(薛湘灵归中坐。)

薛湘灵 (白) 这衫儿花样也不好，若配那鸳鸯戏水的鞋儿，越发的不中看了。

梅香 (白) 我说小姐，您嫌这花样不好，叫他们换去，咱们家有的是人，叫他们闲着干什么哪。

薛湘灵 (白) 真真令人生气。

梅香 (白) 薛顺，你东西换好了？

薛顺 (白) 换好了。您看好不好？

梅香 (白) 这手绢不错，你等着。

薛顺 (白) 是。

梅香 (白) 小姐，薛顺换来的手绢，您瞧瞧。

(薛湘灵拿起手绢一看，不中意，把手绢丢在地下。)

薛湘灵 (白) 蠢丫头，吉日良辰，难道就用这素白白的手帕么？

梅香 (白) 我也昏头了。

薛顺 (白) 薛顺，你这手绢太素净了，小姐不中意，你再去换块好的。

薛顺 (白) 还得换？

(梅香学薛湘灵的口吻。)

梅香 (白) 蠢丫头，吉日良辰，难道就用这素白白的手帕么？

薛顺 (白) 你这是怎么啦？

梅香 (白) 我这是怎么趸来怎么卖，快去换去。

(薛顺下。梅香对胡婆。)

梅香 (白) 胡妈妈，你换来了？

胡婆 (白) 梅香，我给小姐换来一对花瓶。这还有个吉祥话儿哪！

梅香 (白) 什么吉祥话儿？

胡婆 (白) 叫富贵白头。

梅香 (白) 好，您等着。

胡婆 (白) 您多说好话。

(梅香端花瓶进门。)

梅香 (白) 小姐，胡婆给您换来一对花瓶。还有个吉祥话哪，叫富贵白头。

(薛湘灵看花瓶，点头微笑。梅香放花瓶出门。)

梅香 (白) 胡妈妈，小姐中意了。

(胡婆喜悦。)

胡婆 (白) 啊？小姐中意了！阿弥陀佛。

梅香 (白) 胡妈妈，您歇会儿去吧。

(胡婆下。梅香对薛良。)

梅香 (白) 老大爷，您换好了吗？

薛良 (白) 换好了。

(薛良将锁麟囊交给梅香。)

梅香 (白) 嘿，真好看！您等着，我给小姐看看。

(梅香进门。)

梅香 (白) 小姐，他们换来的东西，都在桌上搁着哪，您瞧中意的留下，不中意的叫他们换去。小姐请看看吧。

(【哑笛】。薛湘灵站起，见鞋，不悦，一抖袖，见花瓶，喜悦，再看。)

梅香 (白) 小姐，您看这锁麟囊！

(薛湘灵三看锁麟囊，亮住。)

薛湘灵 (四平调)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  
锁麟囊上彩云飘。  
似良骥不该多麟角，  
形同蛟龙四蹄高。  
是何人将囊来买到，

梅香 (白) 薛良买到。

薛湘灵 (四平调) 速唤薛良再去选挑。

(白) 快去换来。

薛良 (白) 是了，是了。

梅香 (白) 我说老大爷，您看这绣的是什么呀，猪不猪，狗不狗的，像什么样儿，小姐不

薛良 (白) 中意，您快拿去换去吧，快换去吧！  
 (二黄散板) 这就难了。  
 分明是锦麒麟口衔瑞草，  
 为什么不称心又把头摇。  
 为人奴怎敢把忠言相告，  
 (薛夫人上。)

薛夫人 (二黄散板) 午梦回惊醒我何故嚎啕。  
 (白) 啊，薛良，你为何在此啼哭啊？

薛良 (白) 小姐命我掉换锁麟囊，三番两次总不称心，故而啼哭……

薛夫人 (白) 原来如此，随我进来。  
 (薛夫人、薛良同进门。薛湘灵起身，让薛夫人上座。)

薛湘灵 (白) 参见母亲。  
 薛夫人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薛湘灵 (白) 谢座。  
 薛夫人 (白) 啊，儿啊，明日就是你出阁的日子了哇，哈……

梅香 (白) 我说老夫人，我们小姐为这锁麟囊花样儿不好生气哪。  
 薛夫人 (白) 原来为了此事。好女儿，不要生气，你出个花样儿，再命薛良换来就是。  
 (薛湘灵把头稍向右边一扭，不悦。)

薛夫人 (白) 啊，儿啊，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语？再若不语，为娘就要生气了。  
 (薛湘灵起立。)

薛湘灵 (白) 啊，母亲，孩儿哪有不悦之心，只是……  
 薛夫人 (白) 啊呀呀，为了出阁之事，把女儿羞成这个样儿。  
 啊薛良，将锁麟囊快去换来。

薛湘灵 (白) 不用换了。  
 (薛湘灵与梅香耳语，梅香取一锭银子。)

薛夫人 (白) 你家小姐说不用换，就不必换了，将囊放下，歇息去吧。  
 梅香 (白) 老大爷，这是小姐赏给您的。  
 (梅香交银。)

薛良 (白) 多谢小姐。  
 (薛良下。)

薛夫人 (白) 啊，梅香，快快将我那珠宝箱儿取来。  
 梅香 (白) 是啦！  
 薛夫人 (白) 啊，好女儿，乖女儿，随为娘来哟。  
 (薛夫人拉薛湘灵起身，同走半个小圆场，同归下场门，薛夫人接过锁麟囊，与梅香会心一笑。)

薛夫人 (四平调)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  
 随心所欲，自己选挑。  
 (白) 啊，儿啊，这是夜明珠，乃无价之宝，喏喏喏，我与你装在囊内。

梅香 (白) 唷，这么多的好东西，要是给了我，我把鼻子都乐歪了。  
 薛湘灵 (白) 啊，母亲，有道是慢藏海盗啊。  
 薛夫人 (白) 不是这样讲唷，我们本地乡风，女儿出嫁，必有这锁麟囊，多装珠宝，祝你早生贵子啊。  
 (薛湘灵暗下。)

薛夫人 (白) 来来来，这是赤金链，这是紫瑛簪。  
 啊？你家小姐呢？

梅香 (白) 小姐啊，唷，我说老夫人哪，小姐她害羞，回房去了。  
 薛夫人 (白) 快将珠宝与她送去。  
 (薛夫人把囊交给梅香。)

梅香 (白) 是啦，是啦。  
 薛夫人 (白) 这也是做母亲的疼爱儿女的一片苦心唷！哈哈……  
 (薛夫人、梅香同下。)

## 【第三场】

赵禄寒 (内白) 走啊!  
(赵禄寒上。)

赵禄寒 (白) 唉! 想我赵禄寒, 家中贫穷, 明日乃是我女儿出嫁之期, 妆奁一无所有, 是我到处借贷, 分文未曾借到, 我只好回家与我那女儿说明便了。

(赵禄寒走圆场。)

赵禄寒 (白) 到了自家门首, 待我叫门。且慢, 见了我女儿, 她若问我妆奁之事, 我拿何言对答呀, 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哎, 我若不回去, 我那女儿一定要盼望与我, 还是叫门才是。  
女儿开门来。  
暖, 想我赵禄寒虽然贫穷, 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敢高声叫了么? 我便放大了胆, 高声些。  
女儿, 女儿! 开门来!

赵守贞 (内白) 来了。  
(赵守贞自下场门上。)

赵守贞 (西皮摇板) 薄命人岂敢怨穷居陋巷,  
为出嫁累老父终日奔忙。  
可怜他父母心去借银两,

(赵禄寒进门。)

赵守贞 (白) 爹爹。  
赵禄寒 (白) 女儿。  
赵守贞 (西皮摇板) 见此情倒叫我无限彷徨。  
(白) 爹爹回来了。  
赵禄寒 (白) 儿啊, 为父对不起你了哇。  
(赵禄寒哭。)

赵守贞 (白) 爹爹何出此言?  
赵禄寒 (白) 儿啊, 明日就是你出嫁之日, 只是我家如此贫穷, 妆奁一无所有, 为父到处借贷, 分文未曾借到, 岂不是对不起你了哇!

(赵禄寒哭。)

赵守贞 (白) 爹爹说哪里话来, 难道一无所有, 女儿就不登花轿了么?  
赵禄寒 (白) 话不是这样讲啊, 想你自幼贫穷, 孤苦伶仃, 如今出嫁, 还是冷冷清清, 非但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你死去的母亲啊。

赵守贞 (白) 爹爹呀!  
(西皮摇板) 自古道人贫穷谁肯来往,  
老爹爹岂不知世态炎凉。

赵禄寒 (白) 哎! 真乃孝道女儿。  
(西皮摇板) 我的儿明事理宽心话讲,  
掩内疚顾不得脸上无光。  
(白) 苦命的女儿来呀……

(赵守贞掩泣, 强笑。)

赵守贞 (白) 来了, 来了。  
(赵禄寒、赵守贞同下。)

## 【第四场】

(胡杰自上场门上, 程俊自下场门上, 胡杰、程俊相撞。)

胡杰 (白) 嘿! 你怎么往人身上走哇?  
程俊 (白) 谁呀? 怎么这么胡碰乱撞的!  
胡杰 (白) 哟, 这不是程大哥吗?  
程俊 (白) 暖, 你这不是胡兄弟吗?  
胡杰 (白) 是我呀, 程大哥你上哪儿呀?  
程俊 (白) 我告诉你, 今日有个办喜事的, 我出份子去。  
胡杰 (白) 是谁家呀?  
程俊 (白) 你还不知道, 薛家小姐不是给了周家啦, 我上薛家出份子去。

胡杰 (白) 大哥，你干嘛穿这么好的衣服啊？  
程俊 (白) 薛家是大财主，去的都是高亲贵友，穿的都是绸缎罗纱，我也穿件好的，跟他们好摆一摆呀。  
胡杰 (白) 你穿这么好的衣服，留神待会儿要下雨。  
程俊 (白) 那怕什么，嗨，兄弟，我这不是带着雨伞了吗。  
胡杰 (白) 嘿，你到全预备好了。  
程俊 (白) 真格的，胡兄弟你上哪儿去呀？  
胡杰 (白) 我也出份子去。  
程俊 (白) 谁家呀？  
胡杰 (白) 赵家姑娘不是给卢胜筹了吗？我上他们那儿出份子去。  
程俊 (白) 噢，赵家。  
胡杰 (白) 对对对。  
程俊 (白) 赵家这丫头命太不好了，怎么单赶上这个下雨天。唉！也不是说，像赵家小门小户的办喜事，也就是你们这种人去出份子。哎呀，真要下雨，掉点儿啦！  
胡杰 (白) 薛家小姐出门子怎么也赶上这下雨的天儿呀？  
程俊 (白) 嘿，你不知道，薛小姐是什么一转？  
胡杰 (白) 不知道。  
程俊 (白) 薛小姐是龙女一转，常言说得好：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呀。  
胡杰 (白) 叫你这么一说，薛家出嫁赶上雨是应该的？  
程俊 (白) 然也，然也。孺子可教也。  
胡杰 (白) 别胡说啦，哎呀下雨了。  
(程自俊上场门下，胡杰自下场门下。【开道锣响】。【唢呐奏吹打牌子】。)

## 【第五场】

(赵禄寒、锣夫、赵守贞坐小轿同上。)

赵禄寒 (白) 敲打起来呀！

(锣夫故意将锣轻敲。)

赵禄寒 (白) 敲响些呀！

锣夫 (白) 敲响些？敲饿了，你管饭吗？

赵禄寒 (白) 势利的小人。

锣夫 (白) 瞧你这个穷样！快走吧，天要下雨啦！

(赵禄寒、锣夫、赵守贞同下。【开道锣响】，【唢呐奏吹打牌子】。梅香、薛湘灵坐花轿，轿夫、薛良、八旗手、二大锣夫同上。【大锣乱锤】。赵守贞坐小轿、赵禄寒、锣夫同上。)

梅香 (白) 呦！老大爷，下雨了，咱们快避会儿雨吧。

(梅香看避雨者众多。)

梅香 (白) 呦！你看啊，避雨还有凑份子的呐！

赵禄寒 (白) 你放轻些，轿中还有人呢。

轿夫 (白) 我知道有人，又不是鸡蛋。

赵禄寒 (白) 这是怎样讲话！

梅香 (白) 你们嚷什么？要吓着了我们小姐，你们担当得起吗？

(梅香向赵守贞的轿子一望。)

梅香 (白) 呦！他们的轿子怎么这么旧啊？呦，这轿子是什么颜色啊，红不红，黄不黄，是哪国的紫花月白毛蓝色儿呀？！

赵禄寒 (白) 嘿！你是怎么讲话？！

梅香 (白) 得了吧，我没有见过这样聘闺女的，今天我要开开眼！

赵禄寒 (白) 啊呀天哪！想我赵禄寒，人虽贫穷，志气不穷，不响被这些势利的小人耻笑，真真气煞我也！

赵守贞 (白) 爹爹！

(西皮哭头) 啊……老爹爹呀！

(西皮散板) 老爹爹你何必如此气恼，  
人世间有多少块垒难消。  
家贫穷遭白眼炎凉世道，

空作那不平鸣落一个无聊。

(赵守贞哭。)

梅香 (白) 哟，哭啦？哭得多讨厌哪。  
小姐，这雨越下越大了。

(梅香打开轿帘。)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春秋亭外风雨暴，  
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  
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  
为什么鲛珠化泪抛。  
此时却又明白了，  
(西皮流水板) 世上何尝尽富豪。  
也有饥寒悲怀抱，  
也有失意痛哭嚎啕。  
轿内的人儿弹别调，  
必有隐情在心潮。

(薛湘灵闭上轿帘。)

赵守贞 (西皮摇板) 隔轿帘看对面有乘花轿，  
锦绣围珠玉绕好似仙轿。  
我与她一样的闺阁命造，  
为什么她富贵我自萧条。

(赵守贞哭。)

梅香 (白) 又哭啦？哭起来没完啦？  
嗨！老头儿，过来！

赵禄寒 (白) 做什么？

梅香 (白) 我说你们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我没有见过姑娘出门子这么哭哭啼啼的。要是换了我呀，还求之不得呢。

赵禄寒 (白) 住了！我女儿偏哭，我女儿爱哭，与你什么相干？

梅香 (白) 你别横，过了门儿，指不定有炕席没有呐。

赵守贞 (哭) 喂呦……

梅香 (白) 小姐，她又哭起来了。

(梅香打开轿帘。)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  
同遇人为什么这样嚎啕。  
莫不是夫郎丑难谐女貌，  
莫不是强婚配鸦占鸾巢。  
叫梅香你把那好言相告，  
问那厢因何故痛哭无聊。

(〔胡琴哑笛〕。)

梅香 (白) 我说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等雨过天晴，咱们走咱们的，管她哭不哭呐。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梅香说话好颠倒，  
不该人前乱解嘲。  
怜贫济困是人道，  
哪有个袖手旁观在壁上瞧。

(〔胡琴哑笛〕。)

梅香 (白) 我问问去。

(梅香向赵禄寒走去。)

梅香 (白) 老头儿，我们小姐问这轿子里头是你什么人，她为什么哭哇？

赵禄寒 (白) 你们避你们的雨，我们避我们的雨，等雨过天晴，各自走去，何劳动问，何劳动问！

梅香 (白) 呸，跟人学变狗毛，我这一套你都学会了。

(梅香向薛湘灵。)

梅香 (白) 小姐，人家不告诉我呀！

(梅香打开轿帘。)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蠢才问话太潦草，  
难免怀疑在心梢。  
你不该人前逞骄傲，  
不该词费又滔滔。  
休要噪，且站了，  
薛良与我去问一遭。

(【胡琴哑笛】。薛湘灵闭上轿帘。)

薛良 (白) 老人家请过来。

赵禄寒 (白) 还礼了。

薛良 (白) 请问上姓？

赵禄寒 (白) 小老儿姓赵。

薛良 (白) 轿中是你何人？

赵禄寒 (白) 她是我的女儿。

薛良 (白) 因何啼哭啊？

赵禄寒 (白) 唉，实不相瞒，只因我家贫寒，无有妆奁，我女儿恐怕我心中不安，故而啼哭哇。

(打开轿帘。薛良向薛湘灵。)

薛良 (白) 啊，小姐，他家姓赵，轿中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寒，故而啼哭啊。

梅香 (白) 哦，闹了半天是为了穷啊。甭说我们小姐的嫁妆给了她，就是我们小姐的锁麟囊给了她，也够她吃一辈子的了。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听薛良一语来相告，  
满腹骄矜顿雪消。  
人情冷暖凭天造，  
何不移动他半分毫。  
我正不足她正少，  
她为饥寒我为娇。  
分我一枝珊瑚宝，  
安她半世凤凰巢。  
忙把梅香低声叫……

(【胡琴哑笛】。薛湘灵取锁麟囊，叫梅香把囊送给赵守贞，梅香一转身。)

薛湘灵 (白) 转来！

(西皮流水板) 莫把姓名你信口饶。

(【胡琴哑笛】。)

梅香 (白) 啊呀，我说小姐，您给什么东西，我都不拦您，这锁麟囊是老夫人给您的，还指着它抱外孙子呐。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这都是神话凭空造，  
自把珠玉夸富豪。  
麟儿哪有神送到，  
积德才生玉树苗。  
小小囊而何足道，  
救她饥渴胜琼瑶。

(薛湘灵闭上轿帘。)

梅香 (白) 得，给定了。  
嗨，老头儿，我们小姐，听你姑娘哭得可怜，给你们一个锁麟囊，这里头珍珠、玛瑙、翡翠……

赵禄寒 (白) 呀呸，我们人穷志不穷，哪个要你的东西。这是哪里说起。

梅香 (白) 他倒犯了疑心病了。  
老大爷，还是您给他们送去吧。

薛良 (白) 老人家，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得可怜，这有锁麟囊相赠，内有珠宝甚多，请收下了吧。

赵禄寒 (白) 这如何使得, 这如何使得。  
 (薛良将锁麟囊给赵禄寒。)

赵禄寒 (白) 哎呀天哪! 想我父女为了出嫁之事, 东借西凑, 分文未曾借到, 如今遇见仁义的小姐, 莫非是菩萨显圣么?

梅香 (白) 嗨, 你别迷信了, 给你们小姐拿去吧。

赵禄寒 (白) 啊女儿, 仁义小姐赠送锁麟囊, 内有珠宝甚多, 我儿收下了。

赵守贞 (白) 啊爹爹, 请问恩人尊名上姓, 日后也好答报。

赵禄寒 (白) 老哥, 你家小姐尊姓哪?

梅香 (白) 我们小姐姓薛。

薛湘灵 (白) 啊, 梅香!

梅香 (白) 有。

薛湘灵 (白) “漂母饭信”, 非望报也。

梅香 (白) “漂母饭信”, 那是昆腔。呦, 天晴了。  
 老大爷咱们快走吧。

薛良 (白) 吹打起来。  
 (【唢呐奏吹打牌子】。【大锣敲打起来】。梅香、薛湘灵、二轿夫、八旗手、二大锣夫同下。)

赵禄寒 (白) 老人家请转。

薛良 (白) 老人家何事?

赵禄寒 (白) 你家小姐是人还是神哪?

薛良 (白) 我家小姐姓薛, 哪里来的神哪! 哈哈……后会有期……  
 (薛良拱手忙下。赵禄寒对锣夫。)

赵禄寒 (白) 快快与我敲打起来。

锣夫 (白) 敲打起来? 这锣打破了, 你赔得起吗?

赵禄寒 (白) 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 有了钱了。

锣夫 (白) 怎么? 有了钱了! 那就敲打起来!  
 (锣夫用力敲锣。赵禄寒、赵守贞、轿夫同下。【唢呐奏吹打牌子】。)

## 【第六场】

(梅香、薛湘灵坐花轿, 轿夫、薛良、八旗手、二大锣夫同上。老傧相、少傧相同上。周庭训、周丫鬟同上。薛湘灵下轿, 周丫鬟搀扶。)

老傧相 (白) 赞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 送入洞房。  
 (众人自下场门同下。)

## 【第七场】

(薛良上。)

薛良 (西皮散板) 送亲已毕回家转,  
 见了夫人说根源。  
 (【乱锤】。老傧相、少傧相相互打上, 程俊、胡杰同上, 同劝解。)

程俊 (白) 别打啦, 别打啦, 你们为什么呀?

老傧相 (白) 我跟你讲, 他是我的儿子, 我们都是当傧相的。今天是好日子, 办喜事的人家多, 我叫他上卢家去, 别上周家去, 周家是大财主, 礼法多, 我怕他弄砸了。他不听话, 偏上周家去了, 把卢家给耽误了, 人家找我辩理, 我只好赔礼道歉, 说了许多好话。我骂他是势利眼, 他到说我是势利眼, 您说我该打他不打他?

程俊 (白) 噢, 您别生气, 我问问去。  
 (程俊问少傧相。)

程俊 (白) 喂, 你爸爸怎么是势利眼哪?

少傧相 (白) 他巴结大财主, 怎么不是势利眼哪!

程俊 (白) 哦, 你爸爸让你上卢家去, 你偏要上周家去, 周家是大财主, 卢家是小门小户, 这么说你也是势利眼哪!

少傧相 (白) 我……

胡杰 (白) 程大哥, 咱们在路上碰见, 你不是说, 薛家是财主, 薛小姐是龙女一转, 还说

什么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下雨是应该的。赵家小门小户，下雨是命苦，你这不也是势利眼吗？

程俊（白） 你是势利眼。

胡杰（白） 你是势利眼。

（程俊、胡杰同争吵。）

老侯相（白） 暖暖暖，你们别吵，要说势利眼，我儿子是势利眼呐。

少侯相（白） 暖，你们别吵，要说势利眼，我爸爸才是真正的势利眼呐。

老侯相（白） 你是势利眼。

少侯相（白） 你是势利眼。

（老侯相、少侯相同争吵。）

薛良（白） 你等不必争吵，世界之上，为富不仁，反不如那贫而有志，况且富贵之家也不见得长此富贵呀。

少侯相（白） 不然，不然。我说呀，薛家一辈子也穷不了，他要是穷了，我们爷儿俩给您当马骑。

程俊、  
胡杰（同白） 对，赵家一辈子也阔不了，他要是阔了，我们管五岁的孩子叫大叔。

薛良（白） 笑谈了，笑谈了。原来你们都是势利眼哪，哈哈……

（薛良笑下。）

胡杰（白） 嘿嘿，按他这么一说，咱们都是势利眼！

程俊、  
老侯相、  
少侯相（同白） 他说咱们都是势利眼，咱们就算势利眼。反正势利势利，于己有利，人不为己，天打雷劈！

胡杰（白） 好！众位势利眼请！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冲头〕。水旗上，过场，下。）

薛良（内白） 不好了哦！

（薛良急上。）

薛良（扑灯蛾牌） 府州村镇传来讯，传讯来，  
山洪暴发水成灾。  
夫人命我去送信，  
告知小姐早安排。

（〔水底鱼〕。薛良走圆场。程俊、胡杰自下场门同醉上，与薛良相撞。程俊怒。）

程俊（白） 谁这么横行直撞嗒？

（程俊见薛良，转怒为笑。）

程俊（白） 原来是老管家。有什么要紧的事，您这么忙啊？

薛良（白） 二位还不晓得么？今年暑雨连绵，胜似五六年前，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各府州县，大水成灾，只怕我们这登州地面，也不安全！

胡杰（白） 嗐，就为这件事儿啊。您放心，咱们登州是块宝地……

程俊（白） 不错。咱们登州，有钱的人多，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的人咳嗽一声，龙王爷也得客气客气，绕水而过，绝对淹不了咱们登州。

胡杰（白） 对对对，老管家不必着急。

（胡杰转向程俊。）

胡杰（白） 程大哥，咱们还是喝酒去吧。

（程俊、胡杰同下。）

薛良（白） 咳！灾难临头，他们还是这样的势利。休管他们，急速奔往周府，与小姐送信要紧！

（〔扫头〕。薛良下。）

## 【第九场】

梅香 (内白) 啊哈!  
(梅香上。)

梅香 (念) 分享铁富贵, 供奉玉观音。  
(白) 我梅香。自从我们小姐嫁到周家, 我也做了陪房丫头, 一晃已经六年了。我们小姐生了个小少爷, 名叫大器, 长得倒是挺好的, 就是养的太娇, 脾气比当初我们小姐还要大, 谁要把他招恼了, 就是活神仙也哄不好。今天是接姑奶奶的日子, 我们小姐要回娘家, 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我把小姐请出来。有请姑奶奶!

(薛湘灵拉大器同上。)

薛湘灵 (西皮摇板) 连阴雨初放晴归宁问安,  
大器 (白) 妈, 是不是到外婆家去? 我不去!  
薛湘灵 (白) 儿为何不去?  
大器 (白) 上次我到外婆家, 叫外婆揪根头发栓蚂蚱, 她都不肯。我不去。  
薛湘灵 (白) 休得胡言。  
(西皮摇板) 哪有那银丝发任你摘玩。  
我与你买竹马小试庭院,  
大器 (白) 妈, 买马, 我可要个绿马!  
薛湘灵 (白) 唉, 黑马白马倒有, 哪里来的绿马呀。  
大器 (白) 不成, 我要绿马, 我要绿马!  
梅香 (白) 小少爷, 有绿马, 有绿马。  
大器 (白) 去你的, 你说不成, 非要我妈说才成哪! 妈, 有没有呀?  
薛湘灵 (白) 有, 有, 有。  
(西皮摇板) 这是我疼爱他骄纵千端。  
(薛湘灵拉大器出门, 在上场门同上车, 同归中间。)

薛湘灵 (西皮原板) 新婚后不觉得光阴似箭,  
驻青春依旧是玉貌朱颜。  
携娇儿坐车中长街游遍,  
(薛湘灵往左转身, 走半个小圆场。)

薛湘灵 (西皮摇板) 又听得哭嚎声动地惊天。  
却为何众百姓纷纷逃窜,  
(【乱锤】。薛湘灵往右走半个小圆场归台中间, 见众人自下场门同下, 薛湘灵惊, 往下场门右转半个小圆场, 归下场。)

薛湘灵 (西皮散板) 见此景倒叫我胆战心寒。  
叫车夫改程途忙忙回转,  
(【扫头】。薛湘灵往左转身, 出车, 双袖冲出, 扬右袖翻袖下。)

## 【第十场】

(【冲头转撞金钟】。二难民、船夫、薛良、梅香、大器、薛夫人同上。)

薛夫人 (西皮散板) 洪水无情灾祸降,  
万贯家财付汪洋。  
(白) 唉, 万贯家财被水冲去, 我那湘灵女儿生死不明, 怎不叫人伤心哪!  
(薛夫人哭。)

薛良 (白) 老夫人不必啼哭, 到了岸上再做计较。  
薛夫人 (白) 唉, 也只好如此。  
(西皮散板) 骨肉分离水中丧,  
怎不叫人痛断肠。  
(回头。众人同下。)

## 【第十一场】

(周庭训、程俊、胡杰、老少宾相同坐救生船上。)

周庭训 (西皮散板) 财旺难御洪水涨,  
恨我疏忽未提防。

程俊 (白) 贤妻娇儿水中丧，  
(西皮散板) 妻儿啊！  
公子啊！  
公子悲啼我心伤。

(程俊哭。)

胡杰 (白) 你哭什么呀？

程俊 (白) 你哪儿知道啊，周公子的夫人被水淹死啦，我的姥姥也被水淹死啦！周公子的少爷被水淹死啦，我的爸爸也被水淹死啦！公子这么一哭，勾起我的伤心来啦！

胡杰 (白) 什么？公子的夫人，你的姥姥；公子的少爷，你的爸爸！

程俊 (白) 不错。

老宾相 (白) 这么一来，你不是矮了三辈儿啦吗？

少宾相 (白) 对呀。

程俊 (白) 你们懂什么？财主面前，说话总得客气客气。

老宾相、  
少宾相、

胡杰 (同白) 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客气！

程俊 (白) 不说客气话，怎称势利眼。

老宾相、  
少宾相、

胡杰 (同白) 你呀，势利眼快成势利鬼啦！

程俊 (白) 咱们都是势利眼，作鬼同过鬼门关。

老宾相、  
少宾相、

胡杰 (同白) 你是势利眼，你过鬼门关！

(程俊乱指。)

程俊 (白) 你是势利眼！你过鬼门关！

周庭训 (白) 你等休得争吵，快些开船。

(众人同下。)

## 【第十二场】

(卢仁、卢义同上。)

卢仁 (念) 饥犹已饥，溺犹已溺。

卢义 (念) 舍粥赈灾，大仁大义。

卢仁 (白) 我，卢仁。

卢义 (白) 我，卢义。

卢仁 (白) 自从登州发了大水，穷百姓都逃到莱州来了。我们员外看着不忍，办了个粥厂，救济灾民。天不早了，快到粥厂张罗张罗去。

卢义 (白) 走吧。

卢仁 (白) 走吧。

(卢仁、卢义同下。胡婆上。)

胡婆 (念) 登州发大水，差点儿做了鬼。

(白) 我胡婆，从前在薛府里佣工，不料想登州城被大水淹了，还算好，遇见了救生船，把我救上来了。到了这莱州府，我是人生地不熟，两眼黑忽忽的，没有地方吃饭去。幸亏本地有个卢员外，搭棚舍粥，我这一天三顿，全仗这点粥活命了。看天时不早，我还是打点儿粥，喂喂我的老肚要紧。

薛湘灵 (内白) 苦哇！

胡婆 (白) 哟，您听啊，这叫苦连天的够多惨啊！

(【撞金钟】。薛湘灵背向观众，自上场门慢步退到台中，往左转身，亮住。)

薛湘灵 (西皮哭头) 啊，老娘亲，大器儿，官人哪！

(西皮散板) 顷刻间又来到一个世界，

(【胡琴哑笛】。薛湘灵向左边叫。)

薛湘灵 (白) 啊，梅香！

(薛湘灵向右边叫。)

薛湘灵 (白) 啊, 院公!

(薛湘灵掩泪。)

薛湘灵 (西皮散板) 叫梅香唤院公为何不来?  
腹内饥, 唤郎君, 他, 他也不在,  
却为何在荒郊不见亭台。  
(白) 我明白了。

(薛湘灵双抖袖。)

薛湘灵 (西皮散板) 恍惚间与众人同把舟载,  
莫不是应验了无情的水灾。  
老娘亲她必定波中遇害,  
苦命的大器儿鱼腹葬埋。

(【胡琴哑笛】。)

胡婆 (白) 呦! 这不是姑奶奶吗?!

薛湘灵 (白) 哎呀胡婆!

(薛湘灵扑上去, 右手搭胡婆左肩。)

胡婆 (白) 姑奶奶!

(胡婆哭。)

薛湘灵 (西皮散板) 见胡婆好一似空山闻籁,  
你可曾见我夫与我萱台。

胡婆 (白) 我说姑奶奶, 您看哪, 这一场大水, 把整个登州城都给淹了。老妇人跟姑老爷,  
恐怕您是见不着面啦。

薛湘灵 (西皮散板) 听她言把我的肝肠痛坏,  
你随我回故乡寻找尸骸。

胡婆 (白) 姑奶奶,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如今整个登州城都成了大河啦, 老夫人和姑姥爷  
八成已经变了鱼粪虾米屎啦。

薛湘灵 (哭) 喂呀……

胡婆 (白) 暖, 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了。真格的, 我说姑奶奶, 您饿不饿呀?

薛湘灵 (白) 是啊, 我腹中甚是饥饿。胡婆, 快快与我开饭来呀。

胡婆 (白) 呦, 我说姑奶奶, 您还当这是从前咱们在府里的时候, 您说声开饭, 什么四碟  
儿八碗儿, 丝溜片炒、燕窝鱼翅, 我都给您端来了。这一会儿啊, 姑奶奶, 您  
就别做这个梦啦。

薛湘灵 (白) 腹中饥饿, 未带银钱, 如何是好哇?

胡婆 (白) 是啊。没有钱, 这……唉! 干脆, 姑奶奶您跟我打粥去, 好不好啊?

薛湘灵 (白) 什么叫做打粥?

胡婆 (白) 喔, 是这么一回事儿, 本地有个卢员外, 搭棚舍粥, 有不少的人都上那儿去打  
粥充饥。我看您哪, 就跟我去打粥吧。

薛湘灵 (白) 想那粥乃是饭后之品, 一碗稀粥怎能充饥呀?

胡婆 (白) 哎呦, 我说姑奶奶, 都是什么时候啦, 您还说这话。我呀, 给您转句文吧, 这  
叫“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薛湘灵 (白) 胡婆, 你不要说了。但不知这粥要怎样地打法? 打到几时才有饭吃呢?

胡婆 (白) 什么时候有饭吃? 唉, 这么说吧, 只要有我吃的, 就有您吃的。姑奶奶, 咱们  
打粥去吧。

薛湘灵 (西皮散板) 一席话听得我如梦方解,  
(【撞金钟】。卢仁、卢义自下场门搭粥桶同上, 四百姓自上场门同上。)

卢仁 (白) 打粥的快来!

(胡婆打得一碗粥交给薛湘灵。)

卢仁 (白) 哟, 粥没有了, 待会儿再来吧!

老婆 (白) 无有了, 苦啊……

(老婆哭。薛湘灵把粥给老婆。)

薛湘灵 (白) 老婆婆, 你拿了去吧。

胡婆 (白) 唉, 到这节骨眼啦, 还行好呢!

薛湘灵 (西皮散板) 一个个男和女骨瘦如柴。

胡婆 (白) 别哭，别哭。

卢仁 (白) 嗨，你们打完了粥不走，还在这儿磨蹭什么？

胡婆 (白) 喔，二位大哥，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姑奶奶，没打着粥。二位大哥，您多担待。  
(卢仁看薛湘灵一眼，对卢义。)

卢仁 (白) 暖，伙计，咱们府里不是缺少一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吗？我看这位年轻的不错。  
(薛湘灵听后不悦，右转身往前慢走几步。)

卢义 (白) 那你去问问她愿意不愿意呀。

卢仁 (白) 喂，过来。

胡婆 (白) 二位。

卢仁 (白) 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胡婆 (白)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卢仁 (白) 我们府里头缺一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看这位年轻的干这准行，也有了吃的、住的啦，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啊？

胡婆 (白) 噢，好好好，您请等会儿，我去问问去。  
暖，姑奶奶，别走，您快回来！  
(胡婆拉薛湘灵回归原地。)

胡婆 (白) 姑奶奶您都听见啦，他们府上缺少一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看哪，您不如到他们那儿去，省得在外头整天的打粥。

薛湘灵 (白) 此事你为何不去？

胡婆 (白) 我说姑奶奶，我不是为了您好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怕什么啊，在外头东跑西跑的，总比您方便得多。

薛湘灵 (白) 胡婆，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哄法呢？

胡婆 (白) 怎么哄法，我说姑奶奶，当初我是怎么样哄您来的，您就照样哄人家不就成了吗？

薛湘灵 (白) 胡婆你不要说了，我情愿跟随二位老哥哥去到大户人家求个温饱……哇。(薛湘灵哭。)

胡婆 (白) 别哭，别哭，我跟他们说一声去。  
(胡婆向卢仁。)

胡婆 (白) 二位大哥，我们姑奶奶愿意去啦。

卢仁 (白) 怎么着，愿意去啦？

胡婆 (白) 您二位可得多关照，多关照。

卢仁 (白) 好，那就跟我们来吧。

胡婆 (白) 姑奶奶您就跟着去吧，过两天我再来看您。

薛湘灵 (白) 你要看我来呀。

胡婆 (白) 我一定来看您。  
二位老哥，您多照应。

卢仁 (白) 走吧，走吧。

薛湘灵 (白) 胡婆，你要看我来呀。  
(薛湘灵哭。)

胡婆 (白) 您放心吧，我慢慢打听老夫人的消息，我马上来给您送信儿。您跟他们去吧。

薛湘灵 (白) 胡婆，你要看我来呀。  
(薛湘灵哭。)

胡婆 (白) 暖，过两天我就来看您，您这么一哭，哭得我里头怪难受的。  
(胡婆哭，自上场门下。)

卢仁 (白) 走吧，走吧，哄哄小少爷也没有什么事，吃的、住的都有了。  
(薛湘灵原地一转身，走向右方等候。)

卢仁 (白) 在这儿等着。  
(卢仁进门，朝里喊叫。)

卢仁 (白) 有请员外、夫人。  
(卢员外、赵守贞、碧玉、周丫鬟同上。)

卢员外 (西皮摇板) 大水淹了登州郡，

赵守贞 (西皮摇板) 终日怀念赠囊人。

卢员外 (白) 何事？

卢仁 (白) 您不是叫我们找一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吗？已经找到了。  
 卢员外 (白) 现在哪里？  
 卢仁 (白) 现在门外。  
 卢员外 (白) 叫她进来。  
 卢仁 (白) 是。  
 (卢仁出门，对薛湘灵。)  
 卢仁 (白) 来，跟我进来。  
 (薛湘灵随卢仁同进门，归上场门。)  
 卢仁 (白) 见过员外、夫人。  
 (薛湘灵不见礼。)  
 卢仁 (白) 嗨，你倒是见个礼儿呀！  
 (赵守贞阻止。)  
 赵守贞 (白) 这一女子，你姓什么？  
 薛湘灵 (白) 姓薛。  
 赵守贞 (白) 哪里人氏？  
 薛湘灵 (白) 登州人氏。  
 赵守贞 (白) 登州灾情如何？  
 薛湘灵 (白) 俱已淹没了。  
 赵守贞 (白) 喔，俱已淹没了！真真可惨。  
 卢员外 (白) 是啊。  
 赵守贞 (白) 丫鬟。  
 周丫鬟 (白) 有。  
 赵守贞 (白) 带领薛妈后面更衣去吧。  
 周丫鬟 (白) 薛妈随我来。  
 (薛湘灵随周丫鬟同出门，自上场门同下。)  
 卢员外 (白) 啊夫人，你我的儿子往哪里去了？  
 赵守贞 (白) 啊，碧玉！  
 碧玉 (白) 有。  
 赵守贞 (白) 请你家小少爷。  
 碧玉 (白) 是了，小少爷快来。  
 麟儿 (内白) 来了！  
 (麟儿自上场门上。)  
 麟儿 (白) 叫我干嘛？  
 碧玉 (白) 夫人叫你哪。  
 麟儿 (白) 爸爸、妈。  
 赵守贞 (白) 儿啊，你往哪里去了？  
 麟儿 (白) 我在花园读书玩哪。  
 赵守贞 (白) 哎，读书哪有玩耍的道理。  
 麟儿 (白) 我一边读书，一边玩，要比光玩儿强的多啦。  
 赵守贞 (白) 啊老爷，你我的儿子是有出息的了。  
 卢员外 (白) 你看他满身灰尘，还有什么出息呀。  
 赵守贞 (白) 啊，儿啊，你哪里来的这身尘土啊？  
 麟儿 (白) 我在花园打秋千，没留神摔了一跤。  
 赵守贞 (白) 儿啊，摔着无有？  
 麟儿 (白) 没有摔着，没有摔着。  
 赵守贞 (白) 儿啊，我与你雇一个妈妈可好哇？  
 麟儿 (白) 我不要！  
 赵守贞 (白) 却是为何？  
 麟儿 (白) 又是那七八十岁的老婆子，我不要。  
 赵守贞 (白) 哎，这个妈妈与众不同，少时一看你就明白了。  
 麟儿 (白) 好，等一会儿让我瞧瞧。  
 赵守贞 (白) 碧玉，唤薛妈前来。  
 (碧玉向内。)

碧玉 (白) 薛妈, 换好了衣服没有? 换好了衣服快来, 夫人叫你呐。  
 (薛湘灵自上场门上。)

薛湘灵 (念) 青衣休笑我, 今日倍相亲。  
 (薛湘灵进门, 归上场门。)

赵守贞 (白) 儿啊, 你看这个妈妈可好哇?  
 麟儿 (白) 暖, 她长得挺好看的, 我愿意跟她玩。  
 赵守贞 (白) 啊, 薛妈, 你带领公子玩耍去吧。  
 老爷请。  
 夫人请。

卢员外 (白) 夫人请。  
 (赵守贞、卢员外同下。)

麟儿 (白) 薛妈, 走哇!  
 (麟儿拉薛湘灵走, 同归下场门台口。赵守贞去而复返。)

赵守贞 (白) 啊, 薛妈, 你带领公子到花园玩耍, 要提防金鱼池, 小心太湖石, 莫惹蜜蜂刺, 休挑蛛网丝。  
 薛湘灵 (白) 晓得。  
 (赵守贞欲下。)

麟儿 (白) 薛妈, 快走哇。  
 (赵守贞去而复返, 卢员外返。)

赵守贞 (白) 啊, 薛妈, 那松针已长, 不要刺着小东人哪。  
 薛湘灵 (白) 记下了。  
 麟儿 (白) 薛妈, 快走呀。  
 赵守贞 (白) 啊, 薛妈!  
 (赵守贞又想嘱咐, 卢员外抢着言讲。)

卢员外 (白) 啊, 夫人, 我替你说了吧: 要提防金鱼池, 小心太湖石, 莫惹蜜蜂刺, 休挑蛛网丝, 松针已长, 不要刺着小东人。夫人, 你道是与不是?  
 赵守贞 (白) 唉, 不是的。我还有件要紧的事儿呢。  
 卢员外 (白) 哦, 什么事儿?  
 赵守贞 (白) 啊, 薛妈, 你带领公子, 花园到处俱可玩耍, 唯有东角朱楼——  
 (【一锣】。)

赵守贞 (白) 不能乱闯! 若违我命, 定责不贷!  
 薛湘灵 (白) 件件记得。  
 赵守贞 (白) 去吧。  
 (赵守贞、卢员外同下。)

麟儿 (白) 薛妈, 走吧。  
 (薛湘灵随麟儿后, 麟儿拉薛湘灵同走小圆场, 碧玉跟随。)

麟儿 (白) 薛妈, 你们家有这样大的房子吗?  
 碧玉 (白) 她们家哪有哇, 她们家有破草房。  
 麟儿 (白) 薛妈, 你们家有这样大的花园吗?  
 碧玉 (白) 她们家? 她们家有猪圈。  
 麟儿 (白) 去你的。  
 (麟儿、薛湘灵、碧玉同进门, 薛湘灵归中间立。)

碧玉 (白) 喔, 到了。我说薛妈, 这是三间花厅, 里面有床, 小少爷要玩累了, 哄他睡个觉。这哄小孩儿, 不是件容易事, 要是磕着碰着, 咱们当底下人的, 可担待不起啊。唉, 其实我是多嘴, 你呀, 爱听不听。  
 薛湘灵 (白) 多谢了。  
 (碧玉转身取桌上的玩具。)

碧玉 (白) 没什么, 没什么。薛妈, 这儿有玩艺儿, 你会玩儿吗? 这是拨浪鼓, 这儿还有小喇叭, 你会吹吗? 我教你。  
 (碧玉吹喇叭。)

麟儿 (白) 不要你教。  
 (麟儿推碧玉。)

麟儿 (白) 你走, 你走。  
 碧玉 (白) 哟, 这个小少爷, 有了新的忘了旧的。

(碧玉下。)

麟儿 (白) 暖，薛妈，你哄我玩啊。

(薛湘灵忙从桌上取拨浪鼓给麟儿。)

薛湘灵 (白) 这个可好哇？

麟儿 (白) 这不好。

(薛湘灵取小喇叭给麟儿。)

薛湘灵 (白) 这一个呢？

麟儿 (白) 这一个呢？

麟儿 (白) 这也不好。

(麟儿把拨浪鼓、小喇叭摔在地下。)

薛湘灵 (白) 我与你捡。

(薛湘灵捡起拨浪鼓、小喇叭。)

麟儿 (白) 什么踢毽耍宝剑的，我都玩腻了，你给我想个新鲜的吧。

薛湘灵 (白) 剪个纸人儿可好哇？

麟儿 (白) 剪纸人，好！快给我剪。

薛湘灵 (白) 是。

(薛湘灵坐下场门斜桌旁座。)

麟儿 (白) 快给我剪。

薛湘灵 (白) 晓得。

麟儿 (白) 快点。

薛湘灵 (白) 是。

(薛湘灵剪红色纸人交麟儿。)

薛湘灵 (白) 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哇？

麟儿 (白) 这个纸人挺好的。薛妈你给我再剪个马。

薛湘灵 (白) 好。

麟儿 (白) 薛妈，我可要一个绿马。

(薛湘灵听最后一愣，看前斜方，想起自己的儿子。)

麟儿 (白) 薛妈，你快剪呀！

薛湘灵 (白)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些。

麟儿 (白) 喔，人两条腿，马四条腿，自然要慢点。不成，还得要快点。

(薛湘灵剪绿马交麟儿。)

薛湘灵 (白) 你看这个绿马儿可好哇？

麟儿 (白) 暖，这绿马挺好的。薛妈，它会走吗？

薛湘灵 (白) 唉，纸马儿怎能会走哇。

麟儿 (白) 噢，它不会走呀！我会走，走给你瞧瞧。

(麟儿扑向地上学马走。)

薛湘灵 (白) 啊公子，你不要脏了衣服啊。

(薛湘灵起身走向台中，扶起麟儿，掸土。)

麟儿 (白) 暖！不要紧的。我们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给我买新的。

(薛湘灵听后不理。)

麟儿 (白) 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薛湘灵 (白) 唉，人是人，马是马，哪有人而学马的道理。

麟儿 (白) 你学不学？

(薛湘灵不理，上前斜走一步。)

麟儿 (白) 你学不学？

(薛湘灵右袖甩向左，表示不学。)

麟儿 (白) 你不学？不学！告诉我妈去。

(【起二黄哑笛】。)

薛湘灵 (白) 啊公子，你不要前去，我学个马儿就是。

(薛湘灵拉住麟儿，往里转身，走小圆场翻右袖亮住。)

麟儿 (白) 快走！

薛湘灵 (白) 啊公子，无有马鞭儿，怎能学马呀？

麟儿 (白) 没有马鞭？暖，我这儿有马鞭。薛妈，快跑，快跑啊，跑累了，我喂你草吃。

(薛湘灵往台口一躲，往里一躲，和麟儿双转身亮住。)

薛湘灵 (白) 啊公子，你看，那旁有个蝴蝶儿。

麟儿 (白) 蝴蝶，在哪儿哪？

薛湘灵 (白) 在那里。

(薛湘灵碎步向前走，亮住。)

薛湘灵 (白) 它又飞了。

麟儿 (白) 飞了，不成，我要蝴蝶，我要蝴蝶。

薛湘灵 (白) 我与你剪个纸的可好哇？

麟儿 (白) 剪纸的，好，快给我剪。

薛湘灵 (白) 是。

(薛湘灵扶麟儿归座，薛湘灵旁坐。)

麟儿 (白) 快点！

薛湘灵 (白) 晓得。

麟儿 (白) 快点。

(薛湘灵剪好蝴蝶，见麟儿已睡着。薛湘灵悲痛，掩泪。)

薛湘灵 (二黄慢板)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  
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二黄快三眼)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  
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  
到今朝哪怕我不悔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  
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薛湘灵扶麟儿肩。麟儿睡梦中呓语。)

麟儿 (白) 快一点儿呀。

(薛湘灵看麟儿。)

薛湘灵 (二黄快三眼)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胡琴哑笛】。薛湘灵回想母亲赠的锁麟囊已经送人，全家生死不明，自己沦落为佣，悲痛掩泣。)

薛湘灵 (二黄快三眼) 忆当年出嫁时娘把囊赠，  
宜男梦在囊上绣个麒麟。  
到如今囊赠人娘又丧命，亲娘丧命，儿的娘啊！

(【胡琴哑笛】。麟儿醒。)

麟儿 (白) 好，薛妈，你不哄我玩，我告诉我妈去。

(薛湘灵惊，起步忙拉住麟儿。)

薛湘灵 (二黄快三眼) 公子醒我侍奉且莫高声。

(【胡琴哑笛】。)

麟儿 (白) 我告诉我妈去。

薛湘灵 (白) 啊公子，我们到花园捉个黄莺儿可好哇？

(闭二道幕，换道具，台中设堂桌，小帐子，中间挂锁麟囊。薛湘灵拉扶麟儿同走小圆场。)

麟儿 (白) 逮鸟？好。我要一个红的。我要一个绿的，还要一个黄的。我还要一个白的。

(启二道幕，到花园。麟儿见地上有个皮球。)

麟儿 (白) 嗳，皮球。薛妈，我拍个皮球你瞧好不好？

薛湘灵 (白) 你要小心了。

麟儿 (白) 我知道。

(麟儿拍球，薛湘灵在后保护，退步归原地。)

麟儿 (白) 薛妈，我扔个球你瞧瞧，你瞧着点。

(麟儿扔球。)

麟儿 (白) 哟，薛妈，我把皮球扔到楼上去了！你给我捡去！

(薛湘灵惊，转身双翻袖亮住。)

薛湘灵 (白) 啊公子，夫人有命，花园到处俱可玩耍，唯有东角朱楼不能乱闯！我，我不敢前去。

麟儿 (白) 给我捡去，快给我捡去啊！

薛湘灵 (二黄快三眼) 公子命敢不遵把朱楼来进,  
(【胡琴哑笛】。薛湘灵边往台中走,边回头看麟儿,欲上楼又止步。)

薛湘灵 (白) 啊公子,夫人怪罪,是哪个担待呀?

麟儿 (白) 不要紧的。我妈怪罪,有我呐,你快去捡吧!

薛湘灵 (二黄快三眼) 我只得放大胆四下找寻。  
(【胡琴哑笛】。薛湘灵上楼,先往右边找球,再往上场门找球,转身,见锁麟囊亮住。薛湘灵取下锁麟囊,一看,哭。麟儿见状,急下。)

薛湘灵 (二黄散板) 蓦地里见此囊依旧还认,  
分明是出阁日孀赠的锁麟。  
到如今见此囊犹如梦境,  
我怎敢把此事细追寻,从头至尾仔细地说明?  
手托囊思往事珠泪难忍!

(【急急风】。赵守贞、麟儿、碧玉同上。薛湘灵见赵守贞上楼,即把锁麟囊放在桌上,惊怕。)

赵守贞 (白) 大胆!  
(二黄散板) 胆大的薛妈胡乱行。  
(白) 嗯!大胆薛妈,适才我是怎样嘱咐于你,花园之内,到处俱可玩耍,唯有东角朱楼不能乱闯,来来来,随我下楼领责!

薛湘灵 (叫头) 夫人哪!  
(白) 适才公子,将球抛在楼上,命我去取,是他言道,夫人怪罪,由他担待呀。

赵守贞 (白) 儿啊,此话可是你讲的?

麟儿 (白) 是我说的。可是薛妈看见这个红口袋就哭啦,这是怎么回事啊?

赵守贞 (白) 喔,原来如此。  
啊薛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

(薛湘灵害怕。)

赵守贞 (白) 不要害怕,随我来。  
(赵守贞拉薛湘灵同下楼。)

赵守贞 (白) 不要害怕,随我下楼。  
(薛湘灵快到楼下时,翻右袖,转身向楼上。)

赵守贞 (白) 看什么?

薛湘灵 (白) 锁麟囊。

赵守贞 (白) 怎么讲?

薛湘灵 (白) 锁麟囊。

赵守贞 (白) 随我来。

(【水底鱼】。薛湘灵随赵守贞同下楼。闭二道幕,内换桌椅,中座,旁放一椅。众人同走小圆场。赵守贞归中座坐,薛湘灵归上场门站立,碧玉归下场门站立。)

赵守贞 (白) 啊,薛妈,你到底是哪里人氏?

薛湘灵 (白) 登州人氏。

赵守贞 (白) 你叫什么名字?

薛湘灵 (白) 这……

(薛湘灵惊怕不敢说。)

碧玉 (白) 嗨嗨嗨!夫人问你话啦,赶紧答个碴儿呀!一个老妈子还捏酸假醋的。

薛湘灵 (白) 薛湘灵。

赵守贞 (白) 喔,薛湘灵。我来问你,你是几时出阁的?

薛湘灵 (白) 己酉年,六月十八日出阁,今已六载。

赵守贞 (白) 喔,己酉年六月十八日出阁,今已六载!

(赵守贞对麟儿。)

赵守贞 (白) 啊儿呀,你今年几岁了?

麟儿 (白) 妈,我不是五岁了吗?

赵守贞 (白) 儿啊,你玩耍去吧。

麟儿 (白) 噢,我玩去了。  
(麟儿下。)

赵守贞 (白) 碧玉!

碧玉 (白) 有。

赵守贞 (白) 给薛妈看座。  
 (薛湘灵不解赵守贞之意, 作惊疑状。)

碧玉 (白) 我说夫人, 在您跟前, 哪有她的座儿呀!

赵守贞 (白) 快去!

碧玉 (白) 暖。  
 (碧玉很不乐意, 慢吞吞地把椅子搬到薛湘灵身边, 狠狠地将椅子一放。)

碧玉 (白) 今儿你可来着了, 坐下吧。这倒不错, 老妈子也来个座儿。  
 (薛湘灵十分惶惑, 慢慢走到椅子边, 欲坐。碧玉假装咳嗽。)

碧玉 (白) 嘿嘿!  
 (薛湘灵惊讶地站起。)

碧玉 (白) 椅子是木头做的, 木能生火, 留神烫。  
 (薛湘灵将右手水袖一甩在椅背上, 表示请碧玉坐下。)

碧玉 (白) 不用客气, 我站惯了。  
 (赵守贞拉薛湘灵坐下。)

赵守贞 (白) 我来问你, 你出阁那日, 天气如何, 你可记得?

薛湘灵 (白) 记得。

赵守贞 (白) 记得, 讲!

薛湘灵 (白) 容禀。  
 (薛湘灵起身。)

赵守贞 (白) 坐下讲。

薛湘灵 (西皮原板) 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  
 霎时间日色淡似坠西山。  
 在轿内只觉得天昏地暗,  
 耳听得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说是大雨倾天。  
 (薛湘灵边唱边起身, 退到椅后, 左手指右上方亮住。胡琴哑笛。)

赵守贞 (白) 大雨倾天, 你在何处避雨?

薛湘灵 (白) 去到春秋亭避雨。

赵守贞 (白) 怎么, 春秋亭? 我来问你, 那日春秋亭避雨, 就是你一乘花轿, 还有别的花轿无有?

薛湘灵 (白) 还有一乘。

赵守贞 (白) 哦, 还有一乘, 那花轿是怎样的风光?

薛湘灵 (白) 容禀。

赵守贞 (白) 坐下讲。  
 (赵守贞拉薛湘灵坐下。)

薛湘灵 (西皮原板) 那花轿必定是因陋就简,  
 隔帘儿我也曾侧目偷观。  
 虽然是古青庐以朴为俭,  
 哪有这短花帘、旧花幔、参差流苏残破不全。  
 (【胡琴哑笛】。)

赵守贞 (白) 怎么, 那花轿残破不全么?

薛湘灵 (白) 正是。

赵守贞 (白) 碧玉!

碧玉 (白) 有。

赵守贞 (白) 将薛妈的座位移到客位。  
 (薛湘灵起身, 站到椅后。)

碧玉 (白) 我说夫人, 一个当老妈子的, 有个座儿就可以了, 怎么能坐到客位上哪?

赵守贞 (白) 休得多言, 快去!

碧玉 (白) 暖。  
 (碧玉把椅子搬到下场门。)

碧玉 (白) 一个老妈子, 也胡摆弄人。您请那边儿坐吧!  
 (薛湘灵两让座, 快步归下场门椅坐下。)

赵守贞 (白) 那轿中人有何动静? 你可记得?

薛湘灵 (白) 记得。

赵守贞 (白) 快往下讲。

薛湘灵 (白) 容禀。

(西皮原板) 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  
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  
于归日理应当喜形于面，  
为什么悲切切哭得可怜。

赵守贞 (白) 哦，哭得可怜，难道你就袖手旁观不成？

薛湘灵 (西皮原板) 那时节奴妆奁不下百万，  
怎奈我在轿中赤手空拳。

赵守贞 (白) 赤手空拳，后来呢？

薛湘灵 (西皮原板) 急切里想起了锁麟囊一件，  
囊虽小却能作续命泉源。

(〔胡琴哑笛〕。)

赵守贞 (白) 怎么？你赠她锁麟囊么？  
(薛湘灵起身站在椅子左边。)

薛湘灵 (白) 正是。

赵守贞 (白) 碧玉！

碧玉 (白) 有。

赵守贞 (白) 快将薛妈的座位移到上座。

碧玉 (白) 我说夫人，您这是怎么啦？在您眼前她哪能上座啊。

赵守贞 (白) 不必多言，快去。

碧玉 (白) 是。

(碧玉对薛湘灵。)

碧玉 (白) 来吧，您哪，步步高升。请坐吧。  
(薛湘灵三让座，归中座坐下。)

赵守贞 (白) 我来问你，那囊中有何物件？你可曾记得？

薛湘灵 (白) 囊中么，——容禀。

赵守贞 (白) 慢慢讲来。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  
红珊瑚碧翡翠样样俱全。  
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  
还有那赤金链、紫瑛簪、白玉环、双凤簪，八宝钗钏，一个个宝孕光含。  
这囊儿虽非是千古罕见，  
换衣食也够她生活几年。

赵守贞 (白) 呀。  
(西皮摇板) 几年来感戴情铭刻心上，  
却不料今日里如愿以偿。

赵守贞 (白) 碧玉。

赵守贞 (白) 带薛妈到后面更衣，将我那上等的衣服与她换上。

碧玉 (白) 夫人，她一个老妈子，穿这个就可以啦，您为什么还要叫她换上等的衣服啊！

薛湘灵 (白) 啊夫人，这算何意啊？

赵守贞 (白) 决无恶意，少时你就明白了。

碧玉 (白) 嗨嗨嗨，过来，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都是有道德的人，决没有别的意思，要是收房的话，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呐。走吧！

(薛湘灵、碧玉同下。〔水底鱼〕。卢员外拉麟儿同上。)

卢员外 (白) 咳！这是哪里说起呀。

赵守贞 (白) 老爷何出此言？

卢员外 (白) 真是善门难开，善门难闭。

赵守贞 (白) 此话怎讲啊？

卢员外 (白) 夫人哪里知道，我们刚刚收留一个薛妈，不想她的母亲、她的丈夫、她的儿子  
与亲戚朋友都来了。哎呀呀，这是哪里说起。

赵守贞 (白) 怎么，薛妈的母亲、丈夫、儿子都来了么？

卢员外 (白) 是啊。

赵守贞 (白)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卢员外 (白) 啊，夫人，你莫非疯了不成？

赵守贞 (白) 啊老爷，你可知道薛妈她是何人？

卢员外 (白) 我不知道她是哪一个呀。

赵守贞 (白) 少时你就明白了。老爷，他们现在何处？

卢员外 (白) 现在在外面。

赵守贞 (白) 快快有请。

卢员外 (白) 喔，是是是，有请。

(胡婆、薛夫人、周庭训、大器、梅香、薛良、老宾相、少宾相、程俊、胡杰同上。)

胡婆 (白) 我来引见引见。这是卢员外，卢夫人。  
这是我家老夫人、姑姥爷。

薛夫人、  
周庭训 (同白) 我们这厢有礼。

卢员外、  
赵守贞 (同白) 还礼。

薛夫人 (白) 啊夫人，我女儿现在何处哇？

赵守贞 (白) 啊老夫人，你女儿现在后面更衣，少时就来，老夫人请稍待，待我请她出来。  
碧玉快来！

(碧玉上。)

碧玉 (白) 来啦。夫人，您不是让我给薛妈换衣服吗？我把您的箱子都打开啦，我把最好的衣服给她穿上了，甭提多好看啦！

赵守贞 (白) 快快有请薛娘子！

(薛湘灵穿红花褶子上。)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换珠衫依旧是富贵容样，  
莫不是心头幻我身在梦乡。  
猛抬头见老娘笑脸相向，  
儿的娘啊，  
问一声老娘亲来自何方？

(【胡琴哑笛】。)

薛夫人 (白) 儿啊，多亏救生船搭救，故而到此。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这才是脱危难吉人天相，

大器 (白) 妈！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我的儿啊，  
见我儿不由我喜笑非常。  
老天爷他还我珠归掌上，  
我爸爸也来了！

大器 (白) 望官人休怪我作事慌张。

(【胡琴哑笛】。)

周庭训 (白) 啊娘子，我们遭此大难，不想在此团圆了，你来看，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来了。  
莫不是做梦不成？

胡婆 (白) 姑老爷，要不是发大水，姑奶奶也不会到这里来。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这几句衷肠话官人细想，

(【胡琴哑笛】。)

梅香 (白) 哟，小姐，您当了老妈子还穿这么好的衣服，您真是好福气就结了。

周庭训 (白) 是啊，你既然为仆，为何穿着这样好的衣服啊？喔，我明白了，莫非你做了什么苟且之事不成么？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莽官人羞得我脸似海棠。

周庭训 (白) 事到如今，还不与我快快讲来。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到此时倒叫我有话难讲，

(【胡琴哑笛】。)

薛夫人 (白) 啊，儿呀，你既然在此为仆，为什么穿这样好的衣服？

(薛湘灵拉薛夫人，归台中间。)

薛湘灵 (西皮二六板) 儿的娘啊！

(西皮散板) 儿不知因何故换了衣裳。  
望母亲与孩子作个保障，  
问、问、问一问卢夫人便知端详。

薛夫人 (白) 啊，卢夫人，我的女儿既在你家为仆，为何与她穿这样好的衣服？莫非你有什么歹意不成？说了便罢，如若不然，我就与你们拚了。咳，与你们拚了！

(薛湘灵扶住薛夫人，安慰不要生气。)

碧玉 (白) 得了！我们员外夫人救了你们一家子，你怎么还要跟我们玩儿命啦？！

赵守贞 (白) 老夫人哪！

(西皮散板) 她是我大恩人终身难忘，  
六年前薛娘子赠我麟囊。

(薛湘灵惊喜，与薛夫人、周庭训互相会心微笑。)

薛夫人、  
周庭训 (同白) 原来如此，我等不知，多有得罪。

(梅香向薛良。)

梅香 (白) 老大爷，咱们小姐的锁麟囊原来就是给了他们啦！

薛良 (白) 是啊。

(薛良向老宾相、少宾相、程俊、胡杰走过去。)

薛良 (白) 列位，请过来。

程俊、  
胡杰 (同白) 暖，做什么啊？

薛良 (白) 当初打赌之事，可还记得？

程俊、  
胡杰 (同白) 我们认输还不成吗？

薛良 (白) 如今赵家富了，你们该怎么样啊？

程俊、  
胡杰 (同白) 暖，小孩你过来。你们俩几岁了？

大器、  
麟儿 (同白) 我们五岁了。

程俊 (白) 好，二位大叔。

大器、  
麟儿 (同白) 嗯！

少宾相 (白) 爹呀。

老宾相 (白) 暖。

少宾相 (白) 没别的，咱们爷儿俩趴在地上当马吧！

赵守贞 (白) 列位休得取笑。我有一言，列位听了，当年我出嫁之日，受尽世态炎凉，在春秋亭避雨，得遇薛娘子，蒙她赠我锁麟囊，我夫妻才有今日。恩人请上，受我全家一拜。

(薛湘灵翻右袖作请起状，边唱边走圆场。)

薛湘灵 (西皮流水板) 这才是今生难预料，  
不想团圆在今朝。  
回首繁华如梦杳，  
残生一线付惊涛。  
柳暗花明休啼笑，  
善果金花可自豪。  
种福得福如此报，  
愧我当初赠木桃。

(【唢呐奏尾声牌子】。众人同下。幕落。)

(完)